

《圣散子方》考

牛 亚 华

所谓“圣散子方”，是古代的一个方剂名称，该方为北宋大文豪苏轼所传，并经他大力提倡，在宋明两代都很流行，还有刊本流传。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就存有一部名为《圣散子方》的医书，已为孤本，一直被认为是北宋刻本，颇受瞩目。如作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的《中医文献学》在介绍现存宋刊本医方书时有“《圣散子方》一卷，北宋本（述古堂旧藏）”^①；《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中医线装书目》在前言中介绍馆藏珍本时，说有“北宋刻《圣散子方》”^②；中医界的权威目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亦著录该书为“北宋刻本（题述古堂藏）”^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和专著多据此加以著录或介绍，北宋槧本说已被中医界广泛接受。2005 年该书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封面亦题“据述古堂旧藏宋刻本影印”^④。然而，一些版本学家认为该书具有明嘉靖时期版刻风格，定为北宋刻本尚有疑问。笔者近又发现了一些可以说明此本为明刻的资料，现予考述。

一、关于“圣散子方”的文献考查

《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收有《圣散子方叙》和《圣散子方后叙》两篇文章。《圣散子方叙》说明了“圣散子方”来龙去脉：“今仆所蓄圣散子……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

①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第 181 页。

②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中医线装书目》“前言”，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③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12 页。

④（宋）苏轼：《圣散子方》，《中医古籍孤本大全》据述古堂旧藏宋刻本影印，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 年。

传后,故以受之,欲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圣散子方后叙》则叙述了疫病流行时,使用此药的效果:“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①由此可知,苏轼从眉山巢谷处获得“圣散子方”,并将其传授给了好友、名医庞安时,希望借助庞的著作使该方传世。

庞安时著有《伤寒总病论》,苏轼的《圣散子方序》及“圣散子方”均被收于卷四“时行寒疫治法”条下。其中《圣散子方序》与《苏轼文集》所收《圣散子方叙》,内容基本一样,但行文略有出入;“圣散子方”共22味药,加上服用方法,亦不足百字。据黄庭坚撰《伤寒总病论序》,该书成于元符三年(1100),故可认定这是医方书中关于“圣散子方”的最早记录,这也是中医界一致认可的《圣散子方》的成书年。《伤寒总病论》曾有宋刊本,现有黄丕烈覆刻本存世^②,所以《圣散子方》起初是作为《伤寒总病论》的一部分刊行的。

《苏沈内翰良方》也收录了“圣散子方”,该书卷三有《论圣散子》和《续圣散子》两篇,其中《论圣散子》与《伤寒总病论》所收苏轼序全同;《续圣散子》与《苏轼文集》收《圣散子方后叙》行文略有出入^③。所载方剂只有二十味药。将《伤寒总病论》、《苏沈内翰良方》和现传本《圣散子方》的药味相比较,互有不同。《伤寒总病论》和现传本《圣散子方》的药味虽然均为22味,但《伤寒总病论》中的肉豆蔻、吴术,现传本为草豆蔻、苍术。《苏沈内翰良方》则少吴茱萸、苍术(或吴术)两味,草豆蔻与现传本同。三书所载的制作和服用方法也略有不同。可见当时流行的“圣散子方”药味数及服用方法不尽相同。

苏轼认为各种病症中,以伤寒最为危急,“而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正是由于苏轼的全力推荐,该方一度非常流行,甚至还造成了恶劣后果。这在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记载:“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时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前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论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过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世本不相因,而趋名者,有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④

①(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卷四,清道光3年癸未(1823)黄氏士礼居覆宋刻本。

③(宋)苏轼:《苏沈内翰良方》卷三,明嘉靖康王庙前陆氏刊本。

④(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0-641页。

南宋医家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六中也载有“圣散子方”和序文,在最后还作了点评:“此药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大疫,被害者不可胜数。”^①《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成书于1174年,距离“辛未年”(1151)仅20余年,作者对当时“圣散子方”流行的情况应是相当了解的。

无论苏轼、庞安时,抑或叶梦得、陈言都未提到单独刊行过《圣散子方》;宋代重要的史志书目也没有《圣散子方》一书的记载。因此目前还举不出《圣散子方》在宋代有单行刊本的文献记载。以上各家所载“圣散子方”的全文均不足百字,加上苏轼的序文,也就250余字,誊录并不困难。所以,是否有单行刊本,对于该方的流传没有太大影响。即使单独刊行,以《圣散子方》字数计算,如果字体不太大,加上苏轼的两篇叙文,也就三至四叶,亦难为册。

尽管南宋时已批评过滥用“圣散子方”之弊端,但到了明代又忘记了先前的教训,“圣散子方”再度流行,明俞弁的《续医说》云:“圣散子方,因东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计。”

“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病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噫孙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圣散子方有附子、良姜、吴茱萸、麻黄、藿香等剂,皆性味燥热,反助火邪,不死何待。”^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弘治癸丑(1493)年,吴邑令孙磐“以其方刊行”,应当是《圣散子方》的一个单行本。而明朱睦㮮(1518-?)《万卷堂书目》也著录:“圣散子方一册,孙思邈。”^③说明明代确有《圣散子方》单行本存在,至于作者为什么著录为孙思邈,冈西为人等认为:“东坡序以比之于孙思邈三建散,朱氏因以误之者欤?”^④笔者推测,或许因单刻“圣散子方”难以为册,而与孙思邈的方子合刻,因有如是著录。

清代的文献中已很少能见到“圣散子方”被广泛应用的记载,但《读书敏求记》卷三有关于《圣散子方》一书的记述:“此方不过二十二味,诸病具可治。东坡得之于眉山人巢谷,谪居黄州,时疫盛行,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因制序,以传不朽。惜其方罕见之,郭五常得之于都宪袁公,即为梓行于郢阳,附录华佗病危十方及经验三方,继得者复刊为续录。坡序称,济生之具,卫家之宝,真此书之谓也。”^⑤这也是有关《圣散子方》作为一部独立著作最为详尽的记载,这一记载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现传本《圣散子方》有极密切的关系。

①(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日本元禄六年(1693)越后屋治兵卫刊本。

②(明)俞弁:《续医说》,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

③(明)朱睦㮮:《万卷堂书目》,转引自李茂如主编《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469页。

④冈西为人等:《宋以前医籍考》,台北古亭书屋,1969年,第744页。

⑤(清)管庭芬原辑,章钰补辑:《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卷三下,常州章氏1926年刊本。

二、现存本《圣散子方》考查

现存《圣散子方》一书原为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所有,后赠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该书为改装后的蝴蝶装样式,外配木夹板,夹板上有墨笔题签:“述古堂旧藏宋槧孤本,癸亥六月古椿题”,下钤“赵不騫印”阳文方印。全书存留下来的版刻部分仅二十八叶,每半叶8行,行17字(按足行计),四周单边。如将其对折为线装样式,应为大黑口,单黑鱼尾。起首为“圣散子方序”,但无落款,内容与《苏轼文集》所收“圣散子方叙”全同。正文仅录“圣散子方”一首,共22味药,方前有一小序,说明本方的适应症,此序不见于以前各书。该方共占一叶零四行之篇幅。附录包括“华佗危病十方”及“经验三方”,“续录”包括治疗痞疾、臌疮、心痛、绞肠痧等症的28方。

该书扉页有三则题识(图见封二)。落款均为“古椿识”,并钤“赵不騫”、“赵古椿”、“钩千”朱印。

第一则为:“此孤本也,在在处处皆有神灵呵护,述古堂藏印已残蚀。书之古妙,《读书敏求记》中已详言之,无俟赘述矣。辛酉八月,古椿识。”

第二则为:“是书序文苏文忠公所撰,想在北宋时印行必广,而迄今八百馀年后,天壤间仅留此硕果,可不宝诸?它日传之子孙,重为刊行,俾得家置一册,以痊疾病,则活人之报当不小矣。壬戌降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记。”

第三则为:“此书卷端有‘仲遵’二字朱文印,其为长州陈增莘汀氏藏弃可知已。莘汀嗜古书,其藏书处曰西畝草堂。菊裳叶先生有《藏书纪事诗》,附录于此,俾后有考:‘是亦灌园陈仲子,草堂何在在西畝。羌无故实旁皇索,但识名增是仲遵。’癸亥二月六日古椿书于旧山楼。”

该书卷尾还有三则题识,分别署“癸亥正月八日虹隐居士题”,“辛酉九月望次辂阅竟题”以及“癸亥夏历元月二日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敬观”,均盛赞该书之珍贵。还附有古椿小像一幅。

赵古椿名不騫,以字行,晚清常熟藏书家旧山楼主赵宗建之孙,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于旧山楼藏书多有批校。他的三则题识大意为:该书为北宋刻本,原为钱曾述古堂藏书,继由陈增莘西畝草堂收藏,且该书当时已为孤本。

该书的最后一位主人,范行准先生的《栖芬室架藏书目》就是依据赵古椿的题签及扉页的题识著录^①。《中医文献学》、《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中医线装书目》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该书为北宋刻本,恐怕亦以此为依据。既然著录为北宋刻本者都认定该书原为述古堂藏书,那么,钱曾《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的记载就成为判定该书版刻年最重要的线索。

《述古堂书目》卷二确有“《圣散子方》一卷”的记录,但该书目对于宋元

^①伊广谦:《〈圣散子方〉内容提要》,见《中医古籍孤本大全》据述古堂旧藏宋刻本影印,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

刻抄本大多作了说明,如明确标注为宋刻版的医书有五种,元刻版二种,宋元抄本五种,却未对《圣散子方》作标记。另《述古堂宋版书目》列有医书六种,《圣散子方》未在其中,这说明钱曾并不认为《圣散子方》是宋版书。《读书敏求记》则提到过刊刻该书的关键人物、地点和该书大致内容,即郭五常付梓于郾阳,并附刻了华佗病危十方及经验三方,继得者复刊了续录。现存《圣散子方》不但有华佗病危十方及经验三方,还有续录,则其年代不会早于郭五常的刊本。因此,郭五常的生活时代对于确定该书的版刻年代至关重要。

查《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无郭五常之名,明代则有叫郭五常者。此人为河南汝宁府西平人,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有其传记:“郭五常,字大经,西平人。正德辛未进士,授大理寺评事。武帝南幸上书切陈,罚跪五日,杖之八十,谪通政司知事。嘉靖初复原职,恤刑陕西,多所平反。升莱州知府,廉介自持,莱人绘祀杨震祠中。起补郾阳,郾人为立甘棠碑。累升山西行太仆寺卿,调停马政,屡奏边功,饮赏有镗,金文绮之,赐以入觐,卒于京邸。”^①郭五常于正德六年(1511)考取三甲第160名进士^②,《明史》列传第七十七也确有他因武帝南巡谏言受杖的记载^③。可见该传记是十分可靠的。又据〔万历〕《郾阳府志》载,郾阳府设立于成化十二年(1476),此前称郾县,属襄阳府,郾阳府设立后,郾县仍保留,但与永康等七县隶郾阳府管辖。郭五常于嘉靖九年(1531)到郾阳知府任,嘉靖十年离任,起讫月份不详。而嘉靖辛卯(十年),袁宗儒到郾阳任都御史^④,此人《明史》有传,为雄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御史。嘉靖三年,因谏帝巡边,受杖。曾任贵州巡抚,后被解职,但“未几,起郾阳,改山东”^⑤。这些资料与《读书敏求记》所记“郭五常得之于都宪袁公,即为梓行于郾阳”全合。因此,可以确定郭五常刊行《圣散子方》的具体时间即应在明嘉靖十年。

现传本《圣散子方》没有提供任何与郭五常及郾阳相关的信息,钱曾是如何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呢?笔者注意到在《圣散子方》序言之后,尚有墨笔题:“辛酉孟春中浣重装毕旧山楼记”,后钤“赵不騫”朱印,说明旧山楼得到该书时已残破,现传本有两叶拼接错误,证明残破甚为严重。因赵不騫认定该书为北宋刻本,故改装成蝴蝶装,成为后世定为北宋刻本的依据之一。或许钱曾见到该书时,尚有其他序或跋,对刊刻的来龙去脉有所交待,才在《读书敏求记》中记下了那段话。

因现存本《圣散子方》为钱曾所谓“继得者”所为,当在嘉靖十年之后,再

①(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年间刻本。

②朱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00页。

③《明史》,中华书局,第5024页。

④(明)周绍稷:《万历郾阳府志》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228页,第244页。

⑤《明史》卷二百八,第5491页。

结合版刻风格,定为明嘉靖后期较为合理^①。

顺便提一下,新近出版的《中国医籍大辞典》在介绍《圣散子方》时云:“宋苏轼、郭五常等先后辑录,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系清钱曾之述古堂旧藏‘北宋’刻本”^②。这里将“圣散子方”与《圣散子方》一书混淆了,说钱曾述古堂旧藏《圣散子方》一书成于北宋元符三年显然有误。

关于《圣散子方》一书的流传统绪,据赵古椿所言,该书初为钱曾述古堂所藏,继为陈增西畴草堂藏,但书中并无述古堂藏印,在第五叶右下方有“仲遵”朱文印,仲遵即陈增。除此之外,第四叶右有“黄氏丕烈”阳文方印,但黄氏的几个书目中均未著录此书,赵古椿也未提及此印,颇感蹊跷。第二、四、二十八及附叶有“寒云真赏”、“寒云秘篋”、“寒云”、“寒云山房”等钤印,说明该书曾经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手。

该书还钤有“周越然”、“越然”、“言言斋善本书”朱印,周越然是 20 世纪上半叶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之一,当在范行准之前收藏过此书。他还从中抄录了“治眼迎风流泪”方,发表于上海《晶报》(1934 年 12 月 24 日),供大众研究。同时对该书的版本作了探讨:“上引药方,见余家藏之宋刊《圣散子方》附录中……是书清《四库》不收,海内旧藏家如瞿、杨、丁、陆各家书目亦不载,惟钱遵王之《读书敏求记》中有之,其所记与余书全合,或者即是翁旧物乎。本《晶》丹翁曾见此书,谓收藏印记均佳,纸墨极古,当为宋槧本也。”^③

书中与赵氏旧山楼相关的印章最多,可辨认者至少 39 枚,如“赵不蹇印”、“赵古椿”、“古椿珍藏”、“钧千”、“赵钧千藏”、“赵氏秘籍”、“次侯所藏”、“非昔居士”、“赵章”、“非昔轩”、“总宜山人”、“旧山楼”、“旧山楼珍藏”等,可见旧山楼几位主人对该书的珍爱。令人感兴趣的是,《旧山楼书目》《补录》、《藏书记》均未收录该书。书中还有“宋本”以及献书者范行准先生栖芬室数枚印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国家图书馆李致忠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王雪苔研究员、伊广谦研究员曾审阅本文并提出宝贵意见,衷心感谢各位师长的帮助和指导。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①本馆就《圣散子方》的版刻年代请教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李先生根据其版刻风格,判断该书梓年应在明嘉靖间。

②《中国医籍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医籍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年,第 387 页。

③周越然著,周炳辉辑,周退密校:《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09-210 页。



聖散子方

治傷寒時行疫癘風溫濕溫一切不問陰陽兩感表裏未辨或外熱內寒或內熱外寒頭項腰脊拘急痠痛發熱惡寒肢節疼痛嘔逆喘咳鼻塞聲重飲食生冷傷在胃脘胸膈滿滯傷助腹痛心下結痞手足逆冷腸鳴泄瀉水穀不消時自汗出小便不利並宜服之

高良薑 麻油拌炒 白朮 去蘆

古今醫案

卷之三

(文見第 117 頁)

此孤本也在虞皆有神靈呵護述在堂藏印已殘蝕書之古妙讀書敬求記中已詳言之乘俟贅述矣 辛酉八月 古樵識

是書序文蘇文忠公所撰想在此宋時印行必廣而今八百餘年後天壤間僅存此碩果可謂寶珍也日傳之子孫重為刊行俾得家置一冊則活人之報當不小矣

壬戌降十二月廿六日又記



佳余於先姊祖深父受生齋以見舊拓閣帖石本也之上有一銀錠樣紋相傳宋時賈相門者從賜李奉出故仍棠梨之舊至今卅餘年素所見無逾此者之春景高如君何若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用好手推搗一本示余精采煒燁絕其宿觀因訪覓前帖檢勘一過凡字處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石無損可寶也惟失去鐘絲及海堂書跋百字或謂宜補完之今日唐刻閣帖病既延津合浦東自不可寧不可後之莫之耶 再時識之如右



(文見第 121 頁)